

ShiJie WenXue MingZhu BaoKu

Anna
Kalieningna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安娜·
卡列宁娜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葛崇岳/译

Anna
Kalieningna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宁娜/(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葛崇岳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4. 1

ISBN 7-5396-2328-4

I. 安... II. ①托... ②葛...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7138 号

安娜·卡列宁娜

葛崇岳 译

责任编辑:王克谦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9.125

字 数:82,000

印 数:6000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328-4

定 价:31.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世界文学名著以其优美的文字、丰富的艺术表现及所展现的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深刻的思想内涵,长期以来一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世界文学名著的阅读,对人们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审美情趣,对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完善健全的人格,培养深厚的人文精神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推出了这套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宝库》虽然冠以“世界文学”,但其选目却仅为外国文学作品。本社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外国文学出版,拥有相当一批国内著名的译作者。特别是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日积月累,渐有所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厚爱。本丛书的编选,参考了国家教育部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课外阅读推荐书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所选作品多为本社积累的名家名译;为增加阅读趣味,所选作品都配有精美的插图。

本社将更进一步贴近新老读者,力求本丛书涵盖广泛、遴选严谨、编校细致、制作精良,以便于读者阅读、收藏;本社也期望新老读者关心本丛书,不断提出好的建议,以便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安徽文艺出版社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①。

序

孙 玮

—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也是“十九世纪末第一大人物,且为二十世纪第一大人物^①”。列宁曾给予托尔斯泰的创作以极高的评价,称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因为他的作品在主要描写 1861 年以后仍然停滞在半农奴制下的俄国、乡村的俄国、地主和农民的俄国这一阶段的历史生活的时候,以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从而“在世界文学中占了第一流的位子^②”。托尔斯泰在他的作品中以强烈的愤怒的情感,尖锐无情地揭露了贵族、官僚、警察和官办教会欺骗、伪善和诡诈的罪恶;同时又把深刻的同情投向被奴役和被贫困困扰的农民以及一般的小业主,对他们身受的深重灾难和痛苦表示了无可奈何的绝望、怜悯与主观的幻想——对于自然经济的倾心,对于宗法制统治下的农民生活方式的理想化以及劝谕农民“不用暴力抵抗邪恶^③”观念的推崇。

托尔斯泰虽然不能摆脱他所属俄国贵族阶层的局限,但他却能够抛弃属于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念,站在这个阶层之上俯瞰它的腐朽、溃烂与必然崩溃,激烈地批判了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托尔斯泰虽然不能摆脱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但他却能够深刻理解他的时代,看出了农奴制的必然灭亡,寄希望于社会进步与农民的善良、勤劳、热爱乡土这个“社会的良心^④”。这也就足够了。然而,他高出于同时代及其以后的一些作家的地方,还在于他能够以深自忏悔的道德自我完善和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对于“自我”

不断地进行深刻无情的批判。他痛责自己青年时代奢华淫佚的堕落,将自己赌博、欺骗、说谎、酗酒、偷盗、虐待佃户种种恶行暴露出来,说自己是人格卑下到无以复加而形同禽兽,这是一般作家很难做到的。他对于有贤妻之助与和美的家庭,反而歉然于怀,不能原谅自己给家人带来的麻烦。他痛恨财富不均,同情农民苦难的深巨,躬身实践所立“真理在老百姓的一边”,贵族只有向宗法制农民的道德生活看齐,走“平民化”的道路,才能解决社会矛盾的“托尔斯泰主义”。他以农民生活为模范,粗茶淡饭,布衣粗褐,自制靴袜,不近女色,下田耕种,砍伐木材,每日规定劳动时间,身体也健康活泼。他又痛责家族财产的占有,曾经想散尽家财。遭家人反对后,他竟然于 1888 年宣布与家人脱离财产关系,将财产委托给家人,听任支配。所以,托尔斯泰确是一位“负英雄之肝胆,具菩萨之心肠^⑤”的非常之人。由于有以上种种原因,所以他才能在他的作品里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他所属的阶层,解剖他所属的时代,也才成就了他的伟大的创作。所以,他才成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才能以“撕毁一切假面”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著称于世。

二

托尔斯泰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最早始于林纾和他的合作者的翻译。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林纾和他的合作者翻译的 170 种外国文学作品中就包括有托尔斯泰的作品。其古文译笔优美,但误译甚多。二十世纪初,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不满意林译,“想加以纠正”,与其弟周作人联手翻译北欧、东欧(包括俄国)“富于挣扎、反抗、怒吼的精神^⑥”的短篇小说 37 篇。1909 年结集成《域外小说集》一、二集出版。鲁迅的翻译虽然只选了俄罗斯安特莱夫、迦尔洵、(大)托尔斯泰等作家,未翻译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但却为外国文学的翻译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

这就是,(一)“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⑦。”这就把翻译

外国文学作品赋予了振兴民族、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内容。(二)鲁迅介绍给中国读者的都是经过审慎选择的,译文也忠实于原著,以期“弗失文情^⑧”。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核对原文,称鲁迅的翻译“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⑨”。茅盾后来评论说:“从严格的思想和艺术的评价出发,对近代外国文学作了严肃与认真的介绍的,则开始于我国新文学的先驱者和导师——鲁迅^⑩”。鲁迅的翻译及主张在当时有极其重要的示范意义,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准则。

因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于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已在正确观念的基础上进行,亦如茅盾所说是正当“中国的国语运动此时为发端试验的时候,实在需要文学来帮忙”,“介绍西洋文学也是其中之一^⑪”。《新潮》、《新青年》、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纷纷选择托尔斯泰作为翻译对象并不是偶然的,而都是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做出的贡献。这有力地帮助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正是在吸收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营养中新文学才迅速发展起来,这是看得见的事实。今天,我们为了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也需要吸收世界文学的丰富营养以滋养、壮大社会主义文学这片绿荫。所以,我看到葛崇岳先生精心翻译的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特别感到欣喜。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经验。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即从事翻译工作,是颇有影响的翻译家。他翻译过十多位俄罗斯诗人如普希金、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费特、巴尔蒙特、丘特切夫等的诗集或诗选,也翻译过高尔基《童年》、《我的大学》等长篇小说。因此,我相信,由他来操觚翻译《安娜·卡列宁娜》这部长篇小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三

至于进一步说到翻译《安娜·卡列宁娜》的意义,学术界和翻译界都已卓见颇多。我只想补充说明两点意见。其一,是这篇作品的深刻内涵对于促进推动当前文学创作的意义。其二,是对多种译本出

现的看法。

《安娜·卡列宁娜》这部长篇小说创作于 1873—1877 年。此时，正当俄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旧的农奴制急速动摇，新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封建贵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家庭、婚姻、伦理道德观念开始动摇、崩溃，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列宁指出：“托尔斯泰借小说中康·列文的嘴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半个世纪俄国历史的变动是什么”。列宁很赞赏小说这样的描写，小说写道，列文想：“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时候，这些条件将怎样形成的问题，就是俄国惟一重要的问题了。”那“翻了一个身”的东西，即托尔斯泰非常熟悉的农奴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则是资产阶级制度这样吓人的怪物^⑨。这说明，托尔斯泰是处在社会漩流的中心，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峰，敏锐地抓住了重大的社会问题来创作这部具有巨大思想深度和巨大艺术力量的杰作的。这告诉我们，作家只有对所处社会时代有深刻的理解和精深的观察，并且能够在深刻的思想指导下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集中那个时代的智慧和力量，使之成为传之久远的艺术作品。我们还看到，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宁娜》中表现他的深刻思考时，展开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小说围绕安娜与卡列宁决裂前后的生活环境和人际交往，描写了卡列宁和安娜与三个不同的集团之间的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一）卡列宁所属的官吏团体。（二）以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为中心的年老色衰、慈善虔诚的妇女们和聪明、博学、雄心勃勃的男子们组成的团体。卡列宁正是通过这些人的提携飞黄腾达起来的。（三）安娜由于表嫂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关系并与之相接近的“跳舞、宴会、华丽服装”的社交团体。正是这三个团体组成了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核心。小说还通过列文和吉蒂这一条线索串连起大自然的美丽和劳动的诗意，将农民的不幸、灾难、痛苦紧密地融入其中，画出了既欢乐、明丽而又严酷、苦难的生活场景。这与贵族特权阶层的豪华、空虚、淫荡、腐朽而又寄生的生活构成了强烈对比和尖锐对立。小说通过这样广阔的社会场景和生活场景的描写，容

纳进了丰厚的社会历史内容。这启示我们,能否像《安娜·卡列宁娜》那样描写这么广阔的社会场景和生活场景,也是任何一部大作品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尺,更无论情节的生动、冲突的激烈和人物形象的鲜明了。

《安娜·卡列宁娜》这部长篇小说除了有从英语转译的版本以外,已有了多种从俄语直接翻译过来的版本。这是好事。我赞成《简·爱》的译者黄源深教授的看法。

黄源深教授说:

我认为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有几个译本不但不足为奇,而且是十分必要的。翻译说到底是对原作风格和内涵的阐释。一部文学巨著犹如一个丰富无比的矿藏,并非通过一次性的阐释就能穷尽对它的开掘。多个译本就是多一次开掘,译者只要认真负责,学养又不落水准,每次都一定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正是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阐释,人们才接近完成对一部传世之作的认识。此外,一部作品就其文本本身而言,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凝固,但是译者的审美观点、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以及他所把握的所要传达原作思想的语言,却是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着的,因而不同时代也就非常需要有适应这种变化的不同译本了^⑬。”

这次,葛崇岳先生不畏惧面前摆着的多种译本,而以他多年从事翻译的经验和高质量的翻译水平已经将《安娜·卡列宁娜》译出。这正是这样一部认真负责,学养不落水准,并且传达着适应时代变化的审美观点、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和新鲜语言的翻译作品。

是为序。

2003.3

[注释]

①沈雁冰(茅盾):《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载《学生》杂志第六卷第4—6号(1919年)。

②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一),第2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③列宁:《列·尼·托尔斯泰》,见同②,第288页。

④托尔斯泰:《我的忏悔》,转引自注①。

⑤见同①。

⑥、⑨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⑦鲁迅1923.1.16.致增田涉信。

⑧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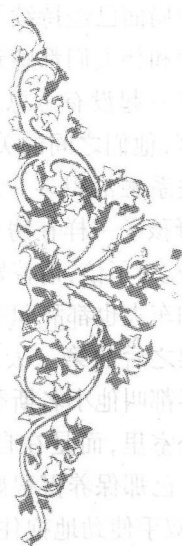
⑩茅盾:《为发展文学的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茅盾文学评论集》第12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⑪沈雁冰(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茅盾文艺杂论集》第3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原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2期(1921年2月10日出版)。

⑫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见注②,第312—313页。

⑬黄源深:《简·爱》译后记。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

第一部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勃朗斯基的家里一切全都乱了套。妻子发觉丈夫和他们家从前的法籍家庭教师有私情，便向丈夫声明，不能再和他一起生活下去了。这样的局面已经持续了三天，面对这种局面，不仅夫妻两人，而且一家老少和仆人们都感到很痛苦。家里的每个人和仆人们都觉得他们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而且感到即使任何一家客店里那些萍水相逢的旅客，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比奥勃朗斯基这一家人和仆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融洽得多。妻子一直杜门不出，丈夫离家已经三天。小孩们像野孩子一样在房子里到处乱跑；英籍女教师跟女管家吵了架，并给朋友写了信，请替她另找工作；厨师昨天午餐时走掉了；打下手的厨娘和车夫也都辞职不干。

在吵架之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迪奇·奥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小名斯季瓦——照例在早晨八点钟醒来，但不是在他的卧室里，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在精制的上等山羊皮沙发上。他将自己那保养得很好的肥胖的身子，在富有弹性的沙发上翻转了一下，双手使劲地抱住枕头，将脸颊紧紧贴在枕头上，仿佛他还想好好睡一觉似的；可是突然之间，他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两眼。

“哦，哦，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心里在想，一边重温着刚才的梦境。“哦，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了！是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①请客；不，不是在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达姆施塔特就在美国。对了，阿拉宾在玻璃餐桌上设宴，在座的各位都唱起意大利的歌儿《我的宝贝》^②，不，不是唱《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什么

① 德国西部的一个城市。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歌儿；还有一些小巧玲珑的长颈玻璃瓶儿，可这些瓶儿原来都是女人。”他回想着。

斯捷潘·阿尔卡迪奇的眼睛快乐地闪耀着，他想得出神，脸上浮着微笑。“对，真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还有许多美妙的事儿，可惜一觉醒来就说不清楚了，而且连印象也模糊了。”他看到从一幅呢绒窗帘边上射进来的一缕阳光，便快乐地把两条腿从沙发上耷拉下来，用脚在地上摸索他的拖鞋，那双拖鞋是金色鞣皮的，上面有他妻子绣的花，是去年他生日时妻子送给他的礼物；并且按照他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就伸手去摸挂在卧室老地方的那件晨衣。此时此刻他才猛然想起，他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而是睡在书房里，想起自己为什么会睡在这里。微笑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啊呀呀，啊呀呀，唉！”一想起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他就叹起气来。此时，他和妻子争吵的详情细节，他那进退维谷的处境，以及他一手造成、最使人苦恼的过错，又一齐兜上他的心头。

“是啊！她不会原谅我，她也不能原谅我！最糟糕的是，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过错；可这也不能怪我呀。全部悲剧就在这里！”他想起道。“唉，唉，唉！”他回想起这场争吵中最使他痛苦的情景，颓丧、绝望地叹起气来。

最不愉快的是最初那一瞬间，当他从剧场里回来，一路上欢欢喜喜、高高兴兴，手里拿着一只硕大的梨子，准备给妻子吃，可是他在客厅里没有找到妻子，奇怪的是，书房里也没有找到，最后到了卧室里才发现她，手里拿着那封倒霉的露了馅儿的信。

她，那个一向忙忙碌碌、心事重重，而且在他看来头脑极其简单的陶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封信，脸上带着恐怖、绝望和忿怒的表情望着他。

“这是什么？这？”她指着那封信，问道。

在回想这件事的时候，像常有的情形一样，最令斯捷潘·阿尔卡迪奇懊恼的倒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回答妻子的话时那副蠢态。

那一瞬间，他的情形就像一般人当其丑行被突然揭穿时的情形一样，他没能使自己的脸色适应他的过错暴露以后他面对妻子时

所出现的尴尬场面。他既不感到受了委屈,也不矢口否认,也不为自己辩护,也不请求饶恕,甚至也不装得满不在乎——随便怎样,也要比他那样子好——他的脸上竟不由自主地(斯捷潘·阿尔卡迪奇一向喜爱生理学,他认为这是“脑神经的反射作用”)——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那种他平时常有的、善良的、因而也是愚蠢的微笑。

为了这种愚蠢的微笑,他不能饶恕自己。一看到这种微笑,陶丽就像被扎了一针似的,浑身打了个哆嗦,她按捺不住自己心头的怒火,脱口甩出一连串尖刻的话,就冲出了房间。从此以后,她就再不愿意意见她丈夫了。

“这都怪我笑得实在太傻了!”斯捷潘·阿尔卡迪奇这样想道。

“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找不出一个答案来。

二

斯捷潘·阿尔卡迪奇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他不能自欺欺人,不能装作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他今年三十四岁,是一位多情的美男子;他的妻子仅仅比他小一岁,而且已经是五个活着、两个死了的孩子的母亲。现在他不再爱她了,这一点他并不觉得后悔。他后悔的只是,他没有能够想出更好的办法瞒过他的妻子。不过,他已经感到了自己处境的种种困难,很替他的妻子、孩子和自己难过。要是他早知道这件事会让妻子如此伤心,也许他会竭力想出更好的办法把自己的罪孽隐瞒住,不让妻子知道。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他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妻子早已怀疑他对她不忠实,不过她装作没有看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他甚至以为,妻子已经年老色衰,风采荡然,毫无魅力,纯粹是一个贤妻良母,应该通情达理,对他宽宏大度,不计较什么。结果正好完全相反。

“唉,多糟糕!噫,噫,噫!多糟糕呀!”斯捷潘·阿尔卡迪奇尽在自言自语,唉声叹气,他一筹莫展,想不出一个办法来。“没发生这件

事以前，一切是多么如意，我们的小日子过得多么好呀！她有了几个孩子，感到心满意足，十分幸福，我从来什么事情也不干涉她，随她怎样照管孩子，料理家务。说真的，糟就糟在这位原是我们家庭教师。这不大好！勾搭自己家里的女家庭教师，这未免有点庸俗、下流。可她是个多么迷人的女家庭教师啊（他回想起罗兰小姐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动人的笑靥，历历在目）！不过，她在我们家的时候，我还从来未敢放肆过。最糟糕的就是她已经……简直是存心跟我过不去似的！唉，唉，唉！但是怎么办，究竟怎么办呢？”

什么办法也没有，除了生活通常为一些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所提供的那个万全之策。这万全之策便是：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也就是忘却一切。要在睡眠中忘掉一切烦恼，此刻已属不能，至少也得到晚间才行；他现在又不能够回到酒瓶女人唱歌的音乐中去；因此他只好借助于生活之梦——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来消愁解闷了。

“日后自有办法。”斯捷潘·阿尔卡迪奇自己对自己说。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蓝色绸里子的灰色晨衣，系好腰带，然后挺起他宽阔的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习惯地迈开矫健的步子，于是他那双八字脚便十分轻灵地支撑着他那肥胖的身子来到窗前。他拉开窗帘，用力按了按铃。他的贴身老仆马特维一听到铃声，立刻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长衣、靴子和一封电报。理发师手持理发用具也跟在马特维后面走了进来。

“衙门里有什么公文送来没有？”斯捷潘·阿尔卡迪奇接过电报，在镜子前面坐下来，问道。

“在桌子上啦。”马特维回答，带着同情和询问的神情看了老爷一眼；停了一会儿，又露出调皮的微笑补充了一句：“马车行老板派人过来了。”

斯捷潘·阿尔卡迪奇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在镜子里瞥了马特维一眼。从他们在镜子里交换的眼色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彼此是很了解的。斯捷潘·阿尔卡迪奇的眼色仿佛是在问：“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个呢？你难道不知道吗？”

马特维将两手插进自己上衣的口袋里，把一只脚往前伸了伸，脸

上露出一丝微笑，默默地、温顺地凝视着自己的主人。

“我叫他下个礼拜天再来，在此之前别来打扰您，也免得他白跑一趟。”他说，这句话显然是他预先想好的。

斯捷潘·阿尔卡迪奇明白，马特维是想开开玩笑，让人家注意自己。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猜测着电报里常有的译错的字眼，他的脸色顿时开朗起来。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明天就要到了。”他说道，一面做着手势，要理发师那只光润的胖手停一下，理发师正在从他那又长又髻曲的络腮胡子中剃出一条粉红色的纹路来。

“谢谢上帝！”马特维说，这一回答显示着他像他的主人一样懂得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那就是，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斯捷潘·阿尔卡迪奇心爱的妹妹这次来访，会使他们夫妻言归于好。

“是她一个人，还是跟姑爷一道？”马特维问。

斯捷潘·阿尔卡迪奇不能够回答，因为理发师正在剃他的上唇，于是他就举起一个手指来。马特维朝着镜子点了点头。

“一个人。给她在楼上收拾一个房间吗？”

“你去报告达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她会吩咐的。”

“报告达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吗？”马特维仿佛有些怀疑似的重复了一遍。

“是的，你去报告她。哦！把电报也拿去，回头告诉我，她是怎么说的。”

“您是想试探一下吗？”马特维心中明白，但他嘴上却说：

“是的，老爷。”

当马特维手里拿着电报，踏着那双咯吱咯吱作响的长靴，慢吞吞地走回房间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迪奇已经洗好了脸，梳好了头发，正在准备穿衣服。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我向您禀报，她要走了。她说，‘让他——就是让您——高兴怎样办就怎样办吧。’”马特维说，只有他的眼睛含着笑意，然后将手放进口袋里，歪着脑袋，打量着主人。

斯捷潘·阿尔卡迪奇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那漂亮的脸上浮

现出一丝温和的而又有几分凄恻的微笑。

“呃？马特维！”他说着，摇摇头。

“不要紧，老爷；事情自会解决的。”马特维说。

“会解决吗？”

“会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谁来了？”斯捷潘·阿尔卡迪奇听见门外有女人衣服的绰绰声，问道。

“是我。”一个坚定而愉快的女人声音说，接着保姆马特廖娜·菲尔蒙诺夫娜的端正的麻脸从门外探了进来。

“哦，什么事，马特廖娜？”斯捷潘·阿尔卡迪奇迎着她走到门口，问道。

尽管斯捷潘·阿尔卡迪奇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而且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家里几乎每一个人都站在他这一边，就连达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这个老保姆，也不例外。

“哦，什么事？”他垂头丧气地问道。

“您去一下吧，老爷，再去认个错儿。也许上帝会保佑的。她太痛苦啦，看见她都叫人伤心；再说家里一切都弄得乱糟糟的，也不是个办法。老爷，您也该可怜可怜孩子们哪。去认个错吧，老爷。有什么呢！解铃还需系铃人啊……”

“可是她不愿见我呀……”

“您应尽到您的本分。上帝是仁慈的，老爷，您应该祷告上帝，祷告上帝吧！”

“嗯，好的！你走吧。”斯捷潘·阿尔卡迪奇突然涨红了脸，说道。“来，给我穿上衣服。”他转向马特维说，毅然决然地脱下了晨衣。

马特维已经举着一件准备好了的衬衫，吹了吹上面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带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像套马轭似的将衬衣套在老爷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